



14~15世紀 清宮舊藏 墨西哥 阿茲特克帝國黑曜石鏡與清宮所配黃綾鏡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深邃的魔力

詠黑玉鏡

久敢稱怡慰益顯寅

吳曉筠

## 黑曜石鏡的探索之旅

眼尖的觀眾一定發現了，本院正館三〇三陳列室「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特展中的清〈墨晶鏡〉悄悄換上了新的品名卡——「清宮舊藏 墨西哥 十四」十五世紀 阿茲特克帝國黑曜石鏡」。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這鏡子在世界史中又有何特殊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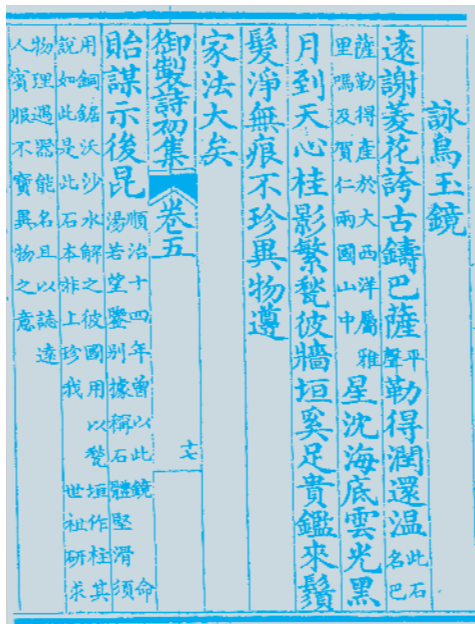
### 四百年再發現：從墨玉鏡、墨晶鏡到黑曜石鏡

一〇三年為「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特展選件時，我對捧在手中編號「故玉三〇六」石鏡的材質及來源感到困惑不已。這面鏡子直徑約二六·一公分，近乎黑色的墨綠，圓形帶有一穿孔突柄的器身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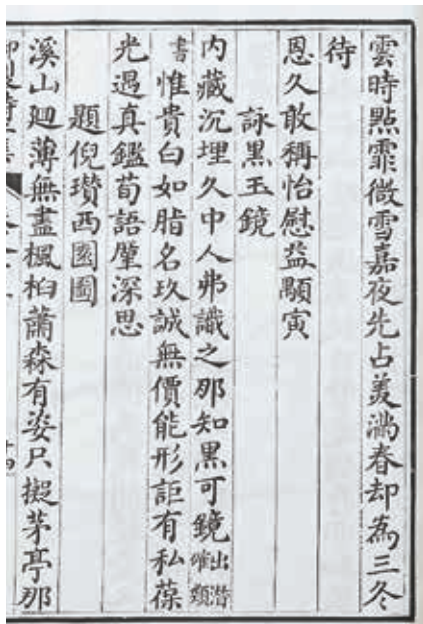
素無紋，似乎僅能通過雙面完美拋光下所顯現的天然質地、色澤、紋路、透明度及反射性，觀察材質本身的特徵。乾隆皇帝（一七三五—一七九五在位）曾為之賦詩名為〈詠墨玉鏡〉，但其質地具有透明的玻璃光澤，全無玉的質感。曾對之仔細觀察的鄧淑蘋研究員解說著，「在我來故

宮工作時，這件鏡子已經在展，當時的品名是〈烏玉鏡〉，一位美國地質學家在參觀陳列室後，告知我那件鏡子不是玉，應該是墨晶。因此這件文物的品名更改為〈墨晶鏡〉，「記得有一文獻記載這是一件外來品」。

一〇四年開展後的某一天，鄧淑蘋研究員欣喜地告知，她找到以前



圖一 清道光《詠烏玉鏡》《清宣宗御製詩初集》引自《清宣宗御製詩初集》，海南出版社



圖二 清乾隆《詠黑玉鏡》《御製詩二集》卷83 清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馬賽克拼貼赤鐵鏡

圖四 7~9世紀 墨西哥 瑪雅文化 黑色赤鐵鏡及持鏡人像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Courtly Art of the Ancient Maya, 圖版16

帝對此鏡的名稱。這件器物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十輯第五編第二冊卷四〈內務府〉的紀錄中，千字文號為〈柰字四五八之一四〉，品名登錄為「烏玉鏡」。

在釐清此鏡為外來品後，筆者持續大範圍地耙梳國內外資料。驚訝地發現院藏這面石鏡的器形竟與大英博物館、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及墨西哥市立博物館典藏的十四至十五世紀阿茲特克帝國 (Aztecs) 黑曜石鏡完全一致。(圖三) 雖具有相同的外形，但本院所藏石鏡尺寸又更大些(直徑較其他博物館藏同類黑曜石鏡大八到十公分)，加上石體內有閃爍的反光特徵，故而無法百分之百確定院藏石鏡的材質究竟是墨晶還是來自



圖三 14~15世紀 墨西哥 阿茲特克黑曜石鏡 大英博物館藏©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據《清宣宗御製詩初集》〈詠烏玉鏡〉詩註記載，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順治皇帝為其手上的外來黑色石鏡感到困惑，遂召耶穌會士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鑑定。(圖一) 湯若望檢視石鏡後認為此鏡材質為「巴薩勒」。究其來源，認為是產於「大西洋屬雅里嗎及賀仁兩國山中」。對這種石材在其出產國的使用方式，湯若望也提出了說法，認為是做為建材使用。

這一說法基本為乾隆皇帝及道光皇帝(一八二〇~一八五〇在位)所

墨西哥的黑曜石。因此，立刻將石鏡送至本院登錄保存處實驗室進行拉曼光譜檢測。

八月十日的下午，實驗室的氣氛很嚴肅。實驗室的同仁們先仔細對石鏡進行顯微觀察，再放入拉曼光譜儀。在屏氣凝神中，電腦螢幕上慢慢跑出滑順的波浪曲線，陳東和博士說了聲：「賓果！」就此確定石鏡材質為黑曜石而非墨晶。

自此鏡見諸記載的大清順治時期，一直到約四百年後的今日，一面幾經更名的神秘石鏡，在新科技的檢測技術下，終確認為來自中美洲最具魔幻力量的阿茲特克帝國的黑曜石鏡。

**阿茲特克帝國黑曜石鏡的身世之謎**

今日所知世界最早的鏡子，便是由火山噴發熔岩迅速冷卻凝結而形成的黑曜石製成，發現於土耳其中部安那托利亞的加泰土丘 (Çatalhöyük) 遺址，時代距今約八千年。黑曜石是一種天然生成的玻璃，墨黑表面帶著

承繼。乾隆皇帝雖知其為石材，但因其深邃之美而以玉名之，寫下了歌詠此鏡的〈詠黑玉鏡〉詩：「內藏沉埋久，中人弗識之。那知黑可鏡，惟貴白如脂。名玖誠無價，能形詎有私。葆光遇真鑑，荀語屢深思。」(圖二)

道光皇帝即位之初，也曾吟詠此鏡材質之美。作於壬午年間(一八二二)的〈詠烏玉鏡〉詩：「遠謝菱花誇古鑄，巴薩勒得潤還溫。星沈海底雲光黑，月到天心桂影繁。梵彼牆垣奚足貴，鑑來鬚髮淨無痕。不珍異物尊家法，大矣貽謀示後昆。」詩註為：「順治十四年曾以此鏡命湯若望鑒別，據稱石體堅滑，需用銅鋸、沃沙水解之，彼國用以甃垣作柱。其說如此，是此石本非上珍，我世祖研求物理，遇器能名，且以誌遠，人賓服不實異物之意。」在此，道光皇帝通過重述湯若望為順治皇帝所提供的解釋，以彰顯先祖格物致知的風範。

民國十四至十九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紫禁城文物時，仍沿用道光皇

光潔透明的質感。中間有時夾雜灰白半透明絡絲，為觀者帶來透視內裡的視覺深度，使之具有濃重的煙霧感。或許因為火山分布位置的關係，以黑曜石為鏡的作法並不普遍。約在西元前三千年開始，當兩河流域、埃及開始大規模以銅鑄鏡，銅鏡便成為各大古文明鏡子的主要形式，唯獨於中美洲例外。

中美洲富於火山資源，質感、美感兼具的黑曜石自然成為當地居民可資利用的重要材料。早在奧梅克 (Olmecs) 文化時期，約西元前四世紀時，黑曜石便已用來製作鏡子、工具以及神像上的鑲嵌。但更多的鏡子是以赤鐵塊製成。

在時代較晚的瑪雅 (Maya) 文化古典期，宗教儀式上對大面鏡子的追求，使瑪雅貴族以拼接的方式製作三十公分以上的鏡子。現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馬賽克拼貼黑色赤鐵鏡(西元六〇〇~八〇〇年)，面寬三三公分，外鑲以瑪雅文字為飾的鏡框，由一木雕人像手持，似為其主人持鏡。(圖四)

石材以石質工具切割成帶有穿孔小突柄的圓片，再耗費大量的時間以蝙蝠糞便將兩面精心打磨拋光，以達到平整、光亮、高反射及高穿透的玻璃效果。費時費力的製作過程，與重要神祇的對應，使「煙霧鏡」成為特斯卡特利波卡神力的延伸及統治貴族的權力象徵。貴族可以用具有魔力的雙面拋光「煙霧鏡」為媒介與神祇對看交流，如此可以瞭解命運的安排，看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世界。

### 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後黑曜石鏡在歐洲的餘續

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及歐洲大殖民時代來臨，阿茲特克神鏡



圖七 約翰·迪伊肖像 1658 威爾康圖書館藏 ©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裡的神諭終究敵不過世界歷史發展的洪流。墨西哥人根據神諭，相信並期待著一位即將來臨的白色神祇帶領他們。但在西班牙殖民者埃爾南·科特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7）於一五一九年踏上美洲土地後不久，便收服了君主蒙特祖馬二世（Moctezuma II, 1475-1520），最後於一五二一年完全征服阿茲特克帝國。在很短的時間內，中美洲的主要地區都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隨著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中美洲，大量阿茲特克帝國貴族極盡華麗、神祕的物品被運往歐洲，並大受歡迎。具有神秘能量的黑曜石鏡也在其中。在歐洲截然不同的宗教及社會裡，黑曜石鏡的魔力不但未有絲毫減退，更轉化為新的使用方式及詮釋：即認為黑曜石鏡具有施行黑魔法（black arts）的能力。

使用阿茲特克黑曜石鏡施行黑魔法最有名的，是英國魔法師約翰·迪伊（John Dee, 1527-1608/9）。（圖七）迪伊是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 1533-1603）



圖五 西元7~9世紀 墨西哥 瑪雅文化 陶製圓筒 美國舊金山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Courtly Art of the Ancient Maya, 圖版17



圖六 阿茲特克手抄本Codex Borgia描繪的特斯卡特利波卡 引自維基百科

鏡子在這一時期的瑪雅文明中，被賦予無與倫比的神力。現藏美國舊金山藝術博物館一件約西元六〇〇至八〇〇年的陶製圓筒上，繪有統治者



與神鏡互相問答的畫面，表示鏡子具有溝通人神的特殊介質角色。在畫面上，鏡子本身以黑色呈現，顯示其材質為打磨過的黑色赤鐵或黑曜石。（圖五）

在十五世紀的阿茲特克帝國，黑曜石鏡因特殊的神話信仰而威力倍增。帝國的墨西哥人（Mexica）認為，世界源自於水，諸神被創造出來後，墨西哥歷史便由五個不同的「太陽」（即世界）所組成，每個太陽代表一個時期，並有各自的統治神。其中，第一個太陽的統治神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代表了戰爭、巫術與黑夜，並能夠操控人類的命運。據阿茲特克手抄本Codex Borgia的描繪，特斯卡特利波卡的面部為黑黃相間，身上帶有各式武器及象徵物，其中最特色的表現則是以一面鑲框的黑色鏡子為左足。（圖六）就語譯內容來看，Tezcatlipoca意為「煙霧鏡」（smoking mirror），因此他也被認為是「煙霧鏡」（即具有煙霧視覺感的黑曜石鏡）的主宰。

阿茲特克黑曜石鏡的製作是先將

的御用占卜師及顧問。一般相信他有能力施行帶來災害的黑魔法。在皇后瑪麗一世（Mary I）統治期間（一五五二~一五五八在位），便會因被控對皇后施行魔法而入獄。作為歷史上最偉大的魔法師之一，迪伊在其所處的文藝復興時期也同時具有數學家、天文學家、占星學家、地理學家和神秘學家等身分。對煉金術及超自然世界的熱衷，引領迪伊深入數學、幾何學、光學等科學領域。站在宗教與科學之間，探索宇宙通則與奧祕，成就其在宗教史、方術史與科學史上的地位。

迪伊做為占卜師的角色，以其善於使用阿茲特克黑曜石鏡通靈而聞名。他的黑曜石鏡直徑約為一八·四公分。與其他無框黑曜石鏡一樣，圓形的輪廓有一突出帶穿孔的柄。（見圖三）為達到預知未來以及與天使通靈的目的，迪伊同時使用一系列的法器。除了阿茲特克黑曜石鏡，至少還有水晶球、金片以及刻有神秘符號的圓形贖石板。（圖八）其中，具有光學反射及穿透性的水晶球及阿茲特



圖九 湯若望肖像 1670

其來源及用法。他的說法應該滿足了順治皇帝對此鏡的疑問。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使熱切追求物理知識的皇帝能夠通過特殊石材，理解世界上遙遠的國度。即便這些知識內容是錯誤的，仍能為順治皇帝帶來富有異國魅力的想像。

鏡子在中國本有濃厚的宗教意涵，可施法，可避邪。但與在歐洲的發展相反，阿茲特克的黑曜石神鏡在湯若望所提供的解釋下，沒有在大清國轉化成另一種神祕咒術，反而成為皇帝追求實證的例證，並為之帶來世界地理的奇想。



圖八 15~16世紀 迪伊的魔法工具 大英博物館藏©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克黑曜石鏡，即是作為具有預知能力的占卜工具。這兩種占卜工具的使用方式均是以具有通靈能力的人召喚靈力，通過觀看球體內部或鏡中所顯示的變化，預知未來。總體來說，迪伊認為黑曜石鏡比水晶球更具魔力，占卜的準確度較高，有時更能直接與天使溝通。迪伊更用黑曜石鏡施行所謂的降神會，以便更進一步理解超自然世界。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揭開宇宙神祕面紗的科學方法，但卻帶來招致

邪靈的可能。

不知黑曜石鏡中所顯現的天使是否曾提示，迪伊最後的人生走上了落魄的命運，依靠變賣家產以維持餘生。他傳奇性的一生，為當時的創作者帶來無限的靈感。一般認為，莎士比亞的名作《暴風雨》(The Tempest)》(一六一〇~一六一一)，即是以他的故事為藍本。Dr. Dee偉大魔法師的形象，更是深植人心。

迪伊所使用的占卜通靈工具似乎在幾經轉手後仍未分散。當迪伊的占卜工具進入大英博物館時，前述的水晶球、阿茲特克黑曜石鏡、金片以及三件刻有神祕符號的圓形臘石板，被有意識地成套典藏。今日慕名前往的訪客，便可藉由觀看這些神祕的工具及符號，感受迪伊的超自然魔幻世界。

### 湯若望的詮釋

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院藏這面黑曜石鏡是何時、如何來到中國。但由

### 結語

隨著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的開展，美洲與歐洲連結起來，成為世界網絡中的一份子。蘊藏阿茲特克帝國神祕力量的黑曜石鏡，隨著西班牙的征服飄揚過海，來到歐洲成為通靈寶鑑，並再隨著歐洲人，以奇珍異料之姿，來到中國。在這樣的脈絡中，代表美洲阿茲特克帝國至高統治權力的神鏡，最後在大清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清宮的珍藏。

院藏黑曜石鏡進入清宮後，隨著不同階段對此鏡認識方式的改變，從巴薩勒得、墨玉鏡、烏玉鏡、墨晶鏡到黑曜石鏡，品名不斷改寫。在近四百年後的今天，隨著本院檢測技術的發展，終將這面鏡子回歸到其原出的阿茲特克帝國，及其所經歷的十五到十七世紀歐洲大航海、大殖民時代，並為美洲、歐洲及亞洲的串連網絡關係，提供了一個特殊的例子。若是順治、乾隆、道光三位皇帝知道自己手中的鏡子原來是遙遠中美洲阿茲特克帝國國王的神鏡，應該也會驚訝

世界史的發展趨勢看來，最有可能是通過傳教士，由歐洲輾轉貢入宮中。

當順治皇帝端詳這件非中國習見材質的石鏡時，必然需借重擁有礦物學知識的歐洲傳教士官員。時任「敕錫通玄教師、加二品頂帶、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的耶穌會士湯若望自然成爲不二人選。

湯若望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年輕時曾學習數學、物理及天文學。一六一一年加入耶穌會，一六一八年赴中國傳教。一六二三年，即明朝萬曆四十六年，湯若望赴北京，後於朝廷任職曆局貢士。一六四三年譯成德國礦物學之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 1494-1555) 論述歐洲礦業的鉅著《De re Metallica》(《礦冶全書》)(原書最初於一五五六年由拉丁文出版)，漢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相當熟稔西洋科學、天文及礦冶的湯若望在滿清入關後，受命爲欽天監監正，深得皇帝信任。(圖九)

如前文所述，湯若望檢視石鏡後除指出材質爲「巴薩勒得」，更提出

不已吧！

本文的完成承蒙鄧淑蘋研究員諸多鼓勵及指導，以及陳東和副研究員的協助，在此謹致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參考書目

1. Elisenda Vila Llonch, *Moctezuma and the Aztecs*.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09.
2. Gisèle Diaz and Alan Rodgers, *The Codex Borjia: A Full-Color Restoration of the Ancient Mexican Manuscript*. New York: Dover, 1993.
3. Glyn Parry, *The Arch Conjuror of England*. John Dee.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Mary Miller and Simon Martin, *Courty Art of the Ancient Maya*.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2004.
5. Richard A. Diehl, *The Olmecs: America's First Civiliza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4.
6. 潘吉星, 《中外科學之交流》,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二。
7. 黃一農, 《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 《中國文化》第七號, 頁一六〇—一七〇。
8. 清宣宗敕撰, 《清宣宗御製詩初集》, 海口市: 海南出版社, 二〇〇一。